

拾荒手札

十一月不知日子，早起。

清晨的陽光柔和，有鳥聲作伴，半夢半醒間，開了熱飲機，沖杯摩卡，在溢滿咖啡香的空氣中，走進浴室，以右手掌扭動了水龍頭，水聲嘩啦啦充斥左耳以外的空間。潔白的牙膏認命地躺在牙刷上，沒想過對不對，就將它拿來清洗黃垢八年的虎牙，直到鮮血挑染牙刷的一角，才驚覺的住手，悶悶地吞一大口水，用力漱洗殘留的化學藥劑，再習慣性地吐了出來，或許不吐出來也行吧，我突然清醒地問了自己這個問題，有點好笑，我居然連這樣的習慣也想試著去背叛。是上幼稚園後，母親第一次教我刷牙，就再三告誡我要將漱口水吐出來，從來沒有懷疑過，十三年後卻突然異發奇想。吞下去會很難過吧，我這樣說服自己，不過，也沒聽說吞下去會死人的。我緩緩地低頭，望著杯子裡的水，楞楞地，倒掉。

寒流來襲的日子，發顫。

街上行人裹緊大衣，冷風還是趁機往衣袖裡鑽，葉子打了個噴涕，從樹枝上摔了下來，我騎著車亂晃，又是翹課悠閒的一天。不知怎麼搞的，就是不想去上課，給自己找了個理由，將罪惡感重新埋葬。無聊地，不想去鬧哄哄的教室，也不想回不像家的宿舍，僅管再怎麼假裝，總覺得教室和宿舍有一種我討厭的粒子，靜靜地，埋伏在空氣中，等待某個時機，將我一舉殲滅。冷風無情，我瑟縮身子，想找一點溫暖，突然發現眼前有個婆婆，穿著七分短褲、一件暗紫色毛衣，推著破舊的台車，吃力地穿越馬路，我似凍僵地凝結不動，望著她孤單的身影消失，不知過了多久，後頭響起催促的喇叭聲和齟語，無意識的加了油門，車子向前衝出，闖了兩個紅燈才驚魂未定的停下。

晚上，心情依舊低溫，便冒著冷風跑到逢甲找國中死黨，他們恰好在談論遺產稅，兩個從臺北下來的經濟系高才生正開班授課如何逃稅，我氣極敗壞的跳入了戰局。雖然家中有地，但我仍認定應課徵遺產稅，才不致貧富差距更大，唯有均富才沒有拾荒老人，我面紅耳赤的喊著。而死黨就是死黨，他們只會敲碎你的美夢，給你一記當頭棒喝。別天真的以為那些錢將是窮人的福利！你繳納的稅款不過被更有錢的公僕貪掉罷了，而且你不知道很多拾荒人錢多到可以買賓士嗎？再者，就算那些拾荒老人是因貧窮而得靠此維生，那就該怪他們的子女了。

聽著他們有力的言論，我開始怪自己填錯了系，無法反駁，只能贊同，想來我也要好好學習。閉上嘴，拉緊夾克，繼續聽著他們的高談闊論，漸漸從他們的眼裡看見自己。

星期六晚上九點，震驚。

平日喧鬧吵雜的馬路，今日格外安靜，連夜都格外黯淡。和男友從國光路的超市走出，聽到一聲尖叫，正猶疑時，一輛紅色野狼從後頭竄出，女子緊跟在後，見著了我們，她大喊，那人搶走了我的皮包，一輛白色轎車聞訊幫她抓賊去，我拉著男友也想幫著抓賊去，我想狠狠的拿安全帽痛

砸他，因為媽媽遇搶兩次，被跟蹤一次，我實在痛恨這種賊丕子。但是座下這輛小 50，載重 100 公斤，跑起來早已氣喘噓噓，怎奈我如何加速，指針依舊維持不動，只好祈禱有警車經過。前兩日是看到有大批警力的啊，每個路口都更有警察站崗呢，怎今日卻不見人影？想來，今晚是沒有政要經過了。

梅雨季，缺水。

昨夜做了個夢，我打開水龍頭，水汨汨流出，我又驚又喜地叫著，左鄰右舍都跑來看，每個人都像上了天堂般快樂。七點五十分，鬧鐘鈴響，我從床上躍起，直奔浴室，忐忑地扭開了水龍頭，水槽依舊乾涸。

懶散地回到臥室，我重重的將身體擲回床鋪，才驚覺木板床的硬度，淚水隨著痛楚的傳導，流落空氣中，蒸發又凝結地成了我窗外的雨。我躺著不動，聽著窗外雨滴被車子輾斃的哀嚎聲，竟似海潮溫和的低喚，難道他們早已屈服了命運？而我、我身旁的人們呢？

想起近日來看到的乞人，他們有的在河溝邊吃著便當，有的在路邊蓬頭垢面對著空氣笑罵，為何他們淪落至此？是少壯不努力？是天災人禍？還是命運？我總癡想，有一天我有能力，我必要讓週遭的人不再窮困，我實在恨透了貧窮！有時，我竟偷偷討厭起有錢人來，我幻想著那不過是他們從窮人身上壓榨而來的奢侈，我以為他們都為富不仁，我一直狂妄地以自己的眼在看世界，而世界又如何看我呢？我站在地球上自轉，地球帶著我公轉，我看不見銀河系，看不見九大行星，看不清月的陰晴圓缺，只能看見我頭頂上方那一小片天！我不了解宇宙中是否真有一股力量掌控我們，也不了解自我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，我既看不見我的未來，又如何看清週遭的一切？

思維斷斷續續，像當了機又開機的電腦，磁片檔案流失，想重新輸入卻又不知該從何開始？算了吧，再開始還是抱怨，我畢竟什麼也捉不住，突然希望自己不過是隻變色龍，便能隨環境而改變，溶解在這個城市，或是，透明的空氣中。

冬季裡穿著短衣，將長褲捲起半截，總覺得空氣中有股悶熱，心裡也因而鬱結，人們見我這樣，總嘲笑為不知冷熱的傻子，有時想逃出這種窘境，便勉強自己多加件衣物，卻悶熱的喘不過氣。惱怒地，奮力脫掉那件累贅，逃進沒有人的房間，想徹底想通自己的奇異，卻益發覺得委屈，眼淚撲簌簌流下，腦海裡的影像也跟著旋轉了起來，小時候的不快、母親的不諒解、求學時老師的咀罵、同輩的不合、生活上的不如意，如魔鬼般竄了出來，緊緊揪住我不放，心胸該如何寬大才能擺脫這一切？

翻出日記，將自己的情緒轉嫁成文字，扭轉音響的音量至最大，只想將內心的吶喊，就這樣暴發出來，除此外，我還能做些什麼？又能逃離些什麼？

一個個字詞疊匯出焦躁不安的情緒，串成一段段小記，是我隱藏的暗藍色天空。下雨吧，我渴望雨水的洗禮，清新涼爽的舒暢，空氣粒子不再雜亂，那是我心靈上最後的家，一個寧靜的家。

下著雨的海面，浪花吞噬了漣漪，在遙遠天邊停泊的船，起伏搖晃；撒滿星子的夜晚，碎浪在岸邊輕淘貝殼，海潮平穩和緩的歌聲，是人魚公主幻化成泡沫的美麗悲曲。我拾起摔破的筆，用殘缺的鉛蕊，賣力寫下自己的生活，縱使那只是轉瞬間就幻滅的泡沫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拾起一頁頁心扉，拾起，一片片荒地。

國立中興大學 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